

青山綠水憶雙溪

兼懷大教育家張其昀

(下)

程國強

胡蘭成撰文出風頭

我因為只答應客座一年，而家住新店又嫌太遠，故而在華風堂的貴賓室配有一間休息室，那時張昊教授帶著他的德籍妻子及女兒和中文系主任金榮華就分住在我的隔壁。

平時也很安靜，忽然有一天又搬進來一位身著短衫，頭戴斗笠腳踏涼鞋身材瘦小的老頭，他的房間總有些年輕男女聚在那裡嘻嘻哈哈高談闊論，好似一批不食人間煙火的嬉皮人物。後來我才曉得他就是曾在汪偽組織做過大漢奸，也曾是名作家張愛玲的丈夫胡蘭成。照道理說，他在華岡這樣安靜的地方可以韜光養晦閉門思過養其晚年，可是他卻不甘寂寞，到處寫文章大出風頭，結果引起公憤，不得不被逐

出華岡重返日本。

說起來這又是曉峰先生做人厚道講仁義的地方，原來胡蘭成勝利後畏罪逃日，追訴期一過就靜極思動，寫信給國民黨中央黨部，由當時的副秘書長秦孝儀牽線，以文化學院的名譽邀其返台講學，一切費用均由中央黨部支付。那裡曉得抗日的血淚尚未抹乾，而華岡的抗日風潮一旦點燃，就燒遍了全國，首先由曾經幹過情報且犧牲一腿的華岡教授史紫忱在中央日報發難，更獲得當時文化學院院長郭榮趙、少壯派焦仁和以及包括我在內的呼應。曉峰先生才作出斷然的決定，將其送回日本，因為當時的台灣，民主風潮鼎盛，又正值釣魚台風波越演越烈，中國文化學院實不願因此小事而弄成學潮。但胡蘭成離開後，事情也就平息。

全心全力做華岡人

由於在加拿大的俗務未了，所以學年結束我就束裝返加，誰知我一到家，郭院長的信接踵而至，他說：曉峰先生不允辭職，可以留職停薪一年，圖書館長由郭院長暫兼，並說，這是創辦人的好意，請萬萬不能辜負。

因此我就在六十六年歸國，決定全心全力做一個非主流的華岡人，除了史學系開了「美國史」、「中國現代史」及新聞系的「新聞英語」之外，本身的職務還擔任圖書館館長、華岡出版部總經理，兩年之後並調任訓導長，並參與了曉峰先生親自主持每周的主管會報，得以預聞學校的大小事務及風風雨雨的點點滴滴，對於曉峰先生又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曉峰先生興學，氣魄之大可以說是空前，一切的架構雖然是以學院為名，但是卻以大學及研究院為實，古典建築之宏偉，外表之美觀，令中外人士稱奇。但是君子可欺其方，建築師固然偉大，但世態人心之險惡，使得造出來的大成館、大恩館及大典館，天雨屋漏，黃河之水不知因何而來，這完全是建築商偷工減料所致。等到追究責任時，負責人早已逃之夭夭，而教職員及學生卻苦不堪言。創校者卻落個好大喜功之名。當時華岡學園最難做的兩個職務就是財務及總務。總務要修牆補路，財務要借錢周轉，天天跑銀行，雖然手握張其昀的私章，可是卻是銀行經理的最怕。主管財務的副院長石文濟不止一次在主管會報流著眼淚向曉峰先生請辭，因為他受不了銀行經理那種歧視的眼神。他是道道地地的華岡人出身，雖為學校盡責盡力，最後還是難逃被同門師兄弟鬥得落荒而逃。

焦仁和因禍而得福

曉峰先生雖是精明幹練，但卻有一樣小毛病，那就是歡喜聽小話，偏偏在文化學院這塊聖地又是個誰當權誰就遭忌，誰

被重用誰就被鬥，像後來的焦仁和原是被重點培養的傑出校友，最後也是被同門師兄鬥得離開華岡，結果因禍得福，出走之後反而在政壇撞出一番天下，不但是兩個總統面前的紅人，而且還做到了僑委會委員長，人的命運真是不可衡量。

提到焦仁和，他在華岡可算是一個有名的人物，不但儀表堂堂，而且瀟灑自負，我和他也很投緣彼此很談得來，每次開評議會都是比鄰而坐。他在華岡新村有一幢宿舍，屋頂雖然漏水，但是屋外雨霧瀰漫，泡杯濃茶朋輩相聚，倒也別有一番風味。

當時他仍未婚，又是有名的美男子，自然引起許多女生的羨慕。我是從他的手中接下訓導長的棒子。

記得到訓導處上班的頭幾天，我的座位是和總教官林少將相對而坐，一方面是討論公務方便，一方面也是因為訓導工作層面很廣，與女生多有接觸，因此我採取開放式的辦公，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誤會。

誰知在上班時間，總會有些女生鬼鬼祟祟向屋內指指點點，讓我非常不安。我忍不住問總教官，他卻笑著說：「不要擔心，過幾天就會正常了，她們是來看帥哥

焦仁和的。」恐怕這也是他的學長忌妒他要鬥爭他的另外一個原因，因為他太得人緣了。

成立了中華學術院

說起曉峰先生的創辦中國文化學院，除了理想之外，我認為尚有幾分鬥志的成分存在。因為以他的學問及經歷以及治學的精神，如果在大陸，足可與蔡元培、胡適之、蔣夢麟相比，但是北京大學校長絕對容不下他，充其量，他可以做個浙江大學校長，而在台灣，他一生的遺憾恐怕就是未被提名入選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即使有人提名他做台灣大學的校長，恐怕也未必會如閻振興或錢思亮那麼順利。更不要談中央研究院的院長職務了。

所以他在創立中國文化學院之餘，又成立了中華學術院來和中央研究院分庭抗禮。雖然在組織上沒有中央研究院那麼龐大，也沒有固定的預算，但是他卻別出心裁的發明了研士、議士和哲士的名位，藉此大量發給海內外的學者專家，蔚成了一股不可抵禦的學術力量，令政府也不得不刮目相看。隨便數一數，在國內獲有中華學術院所頒授名譽哲士的就有嚴家淦、蔣

中 緯國、張群、何應欽、張大千、謝東閔等，國際友人中也有岸信介、周以德、魏德邁將軍。

照道理國內有權頒授名譽博士的機構必須得到教育部立案的大專院校，但是這約束不住中華學術院，因為他頒的是哲士學位，只有英文名稱是用的哲學博士，反正又沒有人去檢舉，久而久之，在那種外交難以推展的困境，連外交部都來請求頒給友邦的官員。我在日本訪問時，馬樹禮就曾托我向曉峰先生推薦二個，可見規章還是因人而異的。

陽明學社已成史蹟

曉峰先生因為是中國國民黨的常務委員，所以他雖是一個學者，可是黨性極強，在他的理想中很想將文化學院辦成私立的政治大學，因此他提出「黨務即校務」這句口號，而且推行中央黨務的政策時較之其他國立大學還要積極。

為了加強黨員的吸收，他特別成立了「陽明學社」，來配合推動黨務和執行國家的教育政策。並且將「陽明學社」納為校內的獨立單位，由國防研究院的學生馮龍將軍來擔任主任。馮龍原是胡宗南的參

謀長，對於健全黨務經驗非常老到。也因此全國大專的黨務評鑑幾乎年年都是第一，李元簇及朱匯森兼全國青黨部主委時，每年都指定在文化學院辦觀摩大會，提出「黨務學文化」的大旗，連我這身兼十八區黨部書記的訓導長都屢次得到中央黨部的嘉獎。可惜馮將軍退休後即榮光不再，陽明學社遭裁撤，黨務也全面停頓，算是達到了黨務退出大專院校的民主原則。馮龍將軍晚年喪偶，但不久再娶，下場不很理想。如今墓木早拱，想起當年我們在後山「龍門客棧」開懷暢飲，談笑論史，真是不勝唏噓。

學術自由用人唯才

文化學院雖然標榜的是以黨治校，然而自由的風氣卻絕不亞於當年的北大，這完全是曉峰先生的自由主義和民主思想所帶動起來，他在用人方面真是做到了用人唯才開放華岡的民主原則，那時候最敏感的就是有台獨傾向的黨外人士，幾乎插不進任何在台的學府。可是請看看故立法委員盧修一就是他送去法國公費留學，返國後即任為政治系的教授兼董事會的秘書，我們開七人主管會報時就是盧修一做記錄

，也許我們都是新近歸國且思想年齡相近，後來成為好友。他在土城坐監時，那時替他上政治改造課的好像就是魏萼和馮滄祥。而現在的台南縣長許添財則任會計系的教授兼實習銀行的經理、立法委員尤清則任法律顧問及法律系教授、今民進黨的資政陳繼盛也在法律系任教。以當時情治單位之嚴，曉峰先生又身為中常委，這些人的資料他焉有不知之理。但是為了學術自由的尊嚴，他都一肩擔起來了。所以我常說他才夠資格稱為「民主之父」呢。

黎東方幽默又詼諧

華岡學園有開不完的會，尤其是每月一次的評議會最為隆重，不但有內容而且講倫理，他的左右第一排，經師人師莫不正襟危坐，甚能表現華岡人才鼎盛青年才俊共聚一堂的特色、資料之齊全，事先對座位的安排都經過他自己的審核，看似行政院的院會，又有些像國民黨的中央常會。有一次我跟坐我旁邊的焦仁和說：「你看創辦人像不像行政院長在主持會議。」其實我心裡在猜，曉峰先生是一位最佳的閣揆，只可惜他鋒銳太露，可惜又有一個蔣經國，真的是既生瑜何生亮的寫照了。

在開會時，他最喜歡黎東方教授發言，因為他不像其他人吹牛拍馬，他用詼諧的口吻，可以引經據典、連諷帶刺把曉峰先生逗得哈哈大笑。有一次他發言一開頭就說：「創辦他，不是人。」然後停下來喝了一口水，這時全場鴉雀無聲，他嚴肅的態度讓人緊張，他接著說：「他是神，只有神才能赤手空拳，創辦華岡學園、打造文化學院。但是他有人，各位在坐的包括我黎東方都是他這位神旁邊的人，我們都願意忍受華岡的風雨來追隨他擁護他。」

全場響起如雷的掌聲。曉峰先生之樂可以想見。

雖然他喊出了「一日華岡人、一生華岡人。」這美麗的口號，然而嫡系子弟的華岡人和外來的人界限是分得很清的，所謂嫡系子弟就是指畢業於文化學院的學生，他們認為華岡是他們的華岡，外來的人不論和曉峰先生關係是多麼的深厚，你還不是真正的華岡人。所以真正留在文化學院服務的畢業生都有一種超人的驕傲，問題是有權力的位置有限，因此腥風淒雨的鬥殺就只有各憑本事了。

可是在人事上有爭執時，往往受指責

的還是他的嫡系子弟，有一次在主管會報上，出版部的總經理王吉林這位正牌華岡人，因細故與總務長馮文質發生口角，王吉林隨口冒出了一句「不是華岡人不要多講話」，曉峰先生立刻拍桌大怒把王吉林責備一頓，我的印象中還沒有看到他發那麼大的脾氣，院長郭榮趙、副院長石文濟、潘維和都不敢發言，大家都僵在那兒。我知道他是在演戲，但是總需要有人解套，於是我就說：「只要是在華岡工作，都是創辦人的子弟兵，我想王吉林沒有別的意思，創辦人不必生氣了。」他瞪了我一眼，站起來就散會了。

他心中很清楚，當時與會的七個人中，馮文質、郭榮趙和我都不是正牌的華岡人，他是寧肯罵自己的子弟，也不會責怪到外人。後來王吉林鬧出那麼大的桃色糾紛，到曉峰先生面前一跪，還不是大事化無。而馮文質和我後來居然成了無話不談的好友。後來他到加拿大治病，被庸醫所誤致死，甚為可惜。

華岡精英盡收雙溪

為了分配宿舍，可真難為了總務長馮文質，找他要宿舍的都是外來的教授，但

是曉峰先生曾關照他，要優先配給我。和德國回來的張昊教授，我看了幾幢華岡新村的房屋，破舊漏水無法居住，只有等雙溪新村的水泥磚房，問題是粥少僧多，霸佔的又不肯搬，等的人又有十幾位，馮文質每天都有教授催他，有時甚至於到創辦人那兒去打小報告，所以他好幾回也向創辦人反應，惟一不找他麻煩的就是我，同時更一再的向我抱歉，這也加深了老先生對我的印象，似乎我尚能體諒時艱，知理知趣。

終於在第二學期時，我與張昊教授都如願以償的搬進了雙溪新村，當時算是相當高級的教授宿舍，房屋大還有小花園，唯一的缺點是華岡的公車就在我門口，而每天川流不息的汽車機車，到深夜還喧鬧不停，到了冬天霧氣大時，石子地磚就會流出一灘灘的地下水，很容易得關節炎。但是在華岡能有宿舍分配已是天大的特權。

我的鄰居都是文化學院的開校元老，如史學系的黎東方、史紫忱；法文系的胡品清；藝術系的田曼詩；農學系的程兆熊；華僑所的丘正歐、高梓；德文系的張昊；韓文組的林明德，真可以說是華岡精英

，盡收雙溪。為了慶祝我搬入新居，名譽校長吳經熊還特別寫了一副對聯送來給我，落款是：國強賢弟屬，「歲寒知松柏，風雨生信心」，吳經熊。吳老師不輕易以墨寶送人，我多年來多懸掛辦公室中，以示不忘師恩。史紫忱教授更以「國光開小康，強身啓大同。」嵌名聯來賀我這新搬來的鄰居。而田曼詩主任的山水畫及臺靜農先生所賜的百字詞更是令寒舍生色不少。

輕鬆活潑赤子之心

雙溪新村的住戶，雖然都是些道貌岸然在學生面前極其嚴肅的飽學之士，但是在私人家庭生活的層面上，卻自有其輕鬆活潑的一面，有時甚至有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動人表現。

最初的幾個月，我內人在加拿大料理雜務，並未隨我居住雙溪新村，黎東方的家眷也是常居加州，我兩人均屬君子遠庖廚那種庸懶的人物，在飲食生活上自有其不便之處。然而我卻有一個深為好客的好鄰居史紫忱教授，史媽媽不但是京劇唱得好，更燒得一手好菜。

黎東方經常自己帶著碗，在吃飯的時

間和我一齊衝到隔壁，嘴裡還大喊著：「老史、老史，我們來要飯吃了，你看看，連碗都自己帶，這種客人你到那兒去請。」他那種談諧的口氣逗得史家夫婦嘴都笑不攏來，加菜加湯、餐飲之豐在所難免。當然每年的國劇社公演，由史媽媽擔任指導的社團補助費，在我這位訓導長的手中就加倍批准了。

黎東方教授人很幽默，也有幽默的人生，我認識的他好像沒有什麼煩惱，他不但自己快樂，也將快樂帶給別人，自己仗義行俠，也希望別人有俠氣，所以瀟灑自如，來去如風。也因此他的生活常有驚人

之筆。有一次他請我吃牛排並且語帶神秘的說，還可以看戲。餐廳就在光復南路中華電視台的後巷，我們吃了一半，他把眼鏡帶上正正經經的說：「來了，來了，好戲上場了。」

果然有幾個唱戲的花旦穿著戲裝，就在我們的鄰座吃飯，他拿起刀子邊切牛排邊說：「沒錯吧，我們吃飯還可以免費看戲呢。」原來那是華視演員，利用排戲空檔時出來用餐。為了圖方便，戲裝也沒有卸。

他就是這樣一個可愛的老頑童。後來我到華欣服務，他也已離開華岡，但是每次回國，一定到華欣來找我，也成了我們辦公室最受歡迎的客人。

史紫忱教授故世，其弟子李瑞騰教授主其後事，我看了一下寥寥無幾的治喪委員會名單，只提出一個意見，把黎東方教授加進去，那時他正在美國，否則史紫忱教授會生氣的。兩老現已相聚於地下，但是雙溪之情還真是人生最值得珍惜的一段。

胡品清清新且脫俗

在文化的校園和雙溪的走廊上，經常有一位身材嬌小，衣著新潮的女子漫步獨行，冬天是洋裝長褲，夏天卻喜歡紅艷的迷你短裙，短髮修齊，永遠是架著一副墨鏡，不但讓人感到清新脫俗，而且更有一種活潑青春的出世之感。她就是名滿中外的名詩人胡品清教授。因為她住在我的樓上一層，所以我喊她一聲大姐之外，更戲稱她是我的頂頭上司。我不但尊敬她的學問也佩服她的才華。她有一顆赤誠的心自稱永遠活在二十歲的青春年華，而她批評人時又那麼的直率無心。

我在擔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長的八年當中，每次舉辦活動都一定請她來為我捧場，記得有一次接待大陸中國作協的代表，我在介紹她時就即興的說：胡品清教授是我們台灣文壇唯一的詩人，也是新詩界碩果僅存的詩人中的詩人，沒有胡品清台灣就是新詩的沙漠，沒有她，台灣就沒有詩。

坐下之後，她冷若冰霜細聲的對我說：「這下好了，你看你得罪了多少人。」

有一次申請文建會的一項獎助，我知道她絕不會自動填申請表，於是我就在推荐信上寫著：文章細麗、品格自高，求諸當代，已不多得。那時的文建會主委申學庸也曾是文化的同事，做過音樂系主任，她不但認同，而且把獎項帶著親自到雙溪新村致送，在文壇傳為佳話。現在的文藝官僚，會嗎？

其實胡品清教授不僅是詩人，她的法文造詣之深在台灣恐怕也沒有幾個。我曾求證於駐法多年的陳雄飛大使，他也深為同意我的看法。然而學問無價，教授有價，讓我再透露一個秘密吧，黎東方和胡品清兩位教授在文化大學都有三十年以上的資歷，黎東方教授退休時的退休金是台幣

三十二萬，胡品清教授則是九十二萬，比起其他大學的五、六百萬，還可以有優利存款的利息可拿，社會的殘酷還真是很現實呢。

一代完人後繼有人

曉峰先生自奉甚儉，但待人極其寬厚，請客時有魚有肉，而自己卻是一盤蛋炒飯，晚年住院時都是老夫人自己在家中燒幾樣家鄉小菜送到榮總。據他的內親文化政治系主任呂秋文教授說，家中的沙發都破洞了他還是不願意換新。老夫人是舊式婦女，但是我們卻從來沒有聽說他有什麼風流韻事傳出。比起胡適之、蔣夢麟來說，曉峰先生不僅是一代完人，而且是一代聖人呢！

一般人歡喜批評曉峰先生好大喜功，其實好大是事實，喜功倒也未必，他重視出版事業，史無前例的「國文大辭典」在他手裡完成，大型的「美哉中華」畫刊發行到全球，為了出版好書，他可以不惜工本，做到美輪美奐。

華岡是在山上，他居然辦海洋系；他不是華僑，但是開了全國的先例，開辦民族華僑所。為了拓展中韓、中日的關係，

他創辦日文所、韓文所，開的花結的果居然都走在政治大學的前面。我數次訪韓訪日，馬樹禮代表和朱撫松大使都曾指著使館的大樓很驕傲的對我說，你回去告訴曉峰先生，這裡的每一層樓都有文化的畢業生，而且都非常傑出。

他重視傳記文學的研究，特設傳記文學中心請劉紹唐先生主其事，同時還聘他為華岡教授以增強其在學術界的地位。曉峰先生過世後，劉紹唐與我專誠去華岡靈堂致意，我跪下來叩頭上香執晚輩之禮，沒想到劉紹唐也和我一樣叩頭上香，這種感情的真摯又豈是外人可以理解。

曉峰先生心思細密，個性沉穩，如果沒有踏入政壇，他在地理學方面是可以有些傳世之作的。晚年雖深感立言之重要，但年歲體力均已力不從心，在寫完中華五千年史第五冊後就難以為繼。故而在其遺囑中期許其浙大的弟子宋晞為其完成。可惜的是所托非人，他的理想恐怕是要隨他在九泉之下消逝了。所幸其哲嗣張鏡湖博士尚能克紹箕裘，接任董事長後努力了十年，始將華岡的債務還清，且連建大樓、禮聘良師，也算是沒有辜負其先君的志業了。